



雨
灵
奇
缘
科考
神探

一心痴恋林中「虎」

文/见习记者
刘晓惠

周润邦制作的脸虎标本。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

海南省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周润邦是一位探索雨林、热爱雨林的“80后”。这位非科班出身的热带雨林爱好者，经常走进深山，开展生物监测研究工作，在海南岛发现了两个新物种——周氏睑虎和中华睑虎。其中，周氏睑虎是海南岛上首个由中国人独立发现的睑虎属物种。

发现新种那一刻 | 心提到了嗓子眼

从记事开始，周润邦对动物就有着天然的热情和喜爱。他从小观察壁虎，捕捉昆虫，摆弄各种动物……母亲开玩笑说：“除了猪以外，他什么都养过。”

他与雨林的缘分，仿佛是命中注定的。2003年，一纸录取通知书把他从江南水乡送到了海南岛。在海南热带雨林里，周润邦找到了值得倾注一生精力去研究的课题——雨林生物。几年后，他走遍了海南的山水，几乎和各类野生动物都打了个照面。海南岛上常见的野生动物有何特征、栖息在哪里，他了然于心。

2015年仲夏，一个雨后的夜晚，周润邦又一次漫步在中部山区，在手电筒“开辟”出来的两三平方米的可视范围内，他观察着在树上结网的棒络新妇蛛、蹒跚独行的马陆，还有领着幼崽觅食的土元。忽然，手电筒的光扫到一只形似壁虎的动物，“那一瞬间我热血沸腾，心提到了嗓子眼。”

基于多年研究野生动物的经验，周润邦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只非同寻常的脸虎。“它不像海南睑虎那样通体黑色、背带双杠，也不像霸王睑虎那样通体偏黄、背带三杠、尾环相间。”周润邦细细观察眼前的小家伙，发现它的身体呈淡紫色，虽然也背带三条杠，但杠明显更宽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的尾环比海南睑虎多，又比霸王睑虎少。

“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涌上心头。”周润邦隐约感到自己邂逅了一个新物种。但单从形态上判断还不够，于是，他查阅了大量资料、请教权威专家，并请专业团队采集、鉴定睑虎基因序列，最终确定这是一个在海南岛上“隐居”了上万年的古老新物种。

这一发现，填补了霸王睑虎和海南睑虎之间衔接的一块重要“拼图”，周润邦为其命名——周氏睑虎。

经常“扎”进雨林 | 留下一身伤疤

明亮圆凸的眼睛，短小灵活的爪子，褐色表皮上规则分布着4条金色横纹……2019年4月，周润邦又与一个睑虎属新种不期而遇。经研究比对，发现其差异已达种级，确定为新种。这次，他以“中华睑虎”为其命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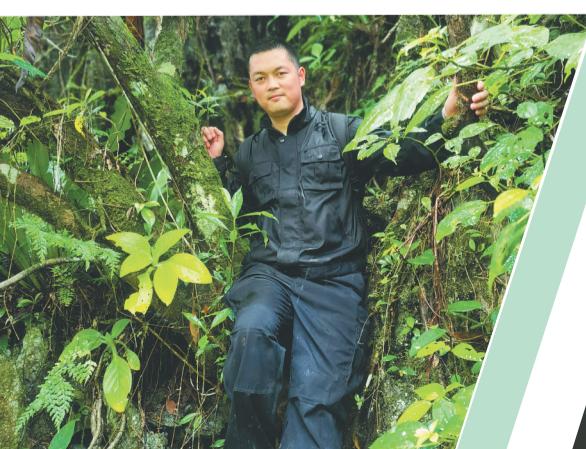
周润邦两次在海南岛上发现睑虎属新种，一次以家族姓氏命名，一次以民族之源命名，把自己的家国情怀融入雨林中。“尽管海南岛上不断有新物种被发现，但仍然有很多物种鲜为人知。可以说，热带雨林就像倒映在大海里的银河，神秘而令人惊艳。”他说。

虽然目前在机关工作，但周润邦一有时间就“扎”进雨林里。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他时，他的小腿上有一道伤口尚未愈合，他告诉记者，这是几天前到俄贤岭探路时留下的。“上山途中突降暴雨，我脚底一滑，摔倒磕到了石头，手被带刺的藤蔓划出几道口子，倒地之后，泥浆灌进耳朵里，引发了中耳炎。”说起自己受伤的过程，周润邦神情淡然，还笑着用“挺好玩”来形容。

经常在雨林中行走，周润邦身上留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伤疤。除了克服身体上的不适，有时他还要面对内心的恐惧。

深山老林，云雾笼罩，野兽出没，蛇虫侵扰。“怕，但心里有梦，眼里有光，即使在黑夜里我也能找到方向。”周润邦说，因为热爱，他把艰辛看作是人生必修课。

在周润邦的家里，挂着一幅海南省森林资源分布图，每在一处发现睑虎他就在地图上画个圈。如今，地图上已有42个圈。他说：“相信随着雨林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，地图上的圈会越来越多。”



周润邦在雨林中穿行。受访者供图



米红旭(左)在观鸟。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

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生态保护科负责人米红旭，已在雨林中工作10年，主要从事科研监测工作。经过米红旭和他所在团队多年的监测与调查，鹦哥岭的物种记录不断被刷新。积累了大量素材后，米红旭又开始尝试将自己拍摄的素材做成短视频，以科普的手段推进雨林保护工作。

不期而遇 | 为躲台风撞见海南疣螈

科研工作有一个环节是取样，科研人员在热带雨林里设置许多50米×50米的样方，定期记录样方中物种的生长数据，以此估算整个热带雨林的生物生长状况。

米红旭回忆，他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来海南工作，抵达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记录3个样方的树种、树高、树胸径。“样方内每一株胸径超过5厘米的树，我们都测量并记录数据。”

除了设置样方，米红旭和同事还在鹦哥岭片区划出许多公里网格，于每个公里网格中安装一台红外线相机，采集信息用于分析监测对象的行动轨迹。他们曾通过这种方式调查海南特有物种、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山鹧鸪的分布情况。

科研工作比较枯燥，而那些“意外的邂逅”就像是一剂调味料。2018年夏天，米红旭和同事们为了躲避台风，走入鹦哥岭片区的一个无名山谷，在一个季节性水潭里看到了海南独有的濒危物种——海南疣螈。这次“误打误撞”的动物监测经历，让米红旭感到十分欣喜。

一次跨界 | 在雨林中“负重”前行

入职后不久，米红旭向单位申请购买一台单反相机。

“科研监测，不仅要拍清楚动植物的形态，还要展示它们的生存环境。”米红旭兴致勃勃地展示自己给相机搭配的不同镜头：拍摄昆虫、两栖动物用微距镜头，拍摄环境用广角镜头，拍摄鸟类用长焦镜头……

他说，拍动物有一定的技巧。比如蜻蜓、蝴蝶一般飞一阵停一阵，只要拍摄者不乱动，它们甚至会飞到人的头上，落到人的手上，这时把握住时机就能拍到好照片。

长期在雨林中拍动物，米红旭摸清了许多动物的脾气，如今他遇到毒蛇一般不跑，而是下意识地摁下快门。“我了解很多蛇的个性，竹叶青不喜欢动，只要保持安全距离，就能拍到精彩的照片，银环蛇动作快，最好用长焦镜头拍，离它稍远一些。”

就这样拍着拍着，米红旭积累了大量素材，他联合其他专家先后出版了《海南鹦哥岭鸟类图鉴》《海南鹦哥岭两栖及爬行动物图鉴》等书籍。2018年、2019年，《雨林归来》《秘境寻踪·雨林》两部呈现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影像的微纪录片相继问世，米红旭在摄制组中担任摄像。每次去户外拍摄，他和其他团队成员都得背50斤到60斤重的生活物资和拍摄器材，经常为了躲避暴雨，在山林里东跑西藏。

经常在热带雨林中穿行，受点小伤是常有的事。米红旭回忆，他曾被山蚂蝗咬得裤管里都是血迹，被蚊虫叮咬出难以消除的疤痕。“尽管工作十分辛苦，但我乐在其中。”他调侃称自己的工作状态为“游山玩水，自得其乐，开心多于狼狈”。■

奔跑的「摄」手

文/见习记者
刘宁玥



背条跳树蛙。

受访者供图